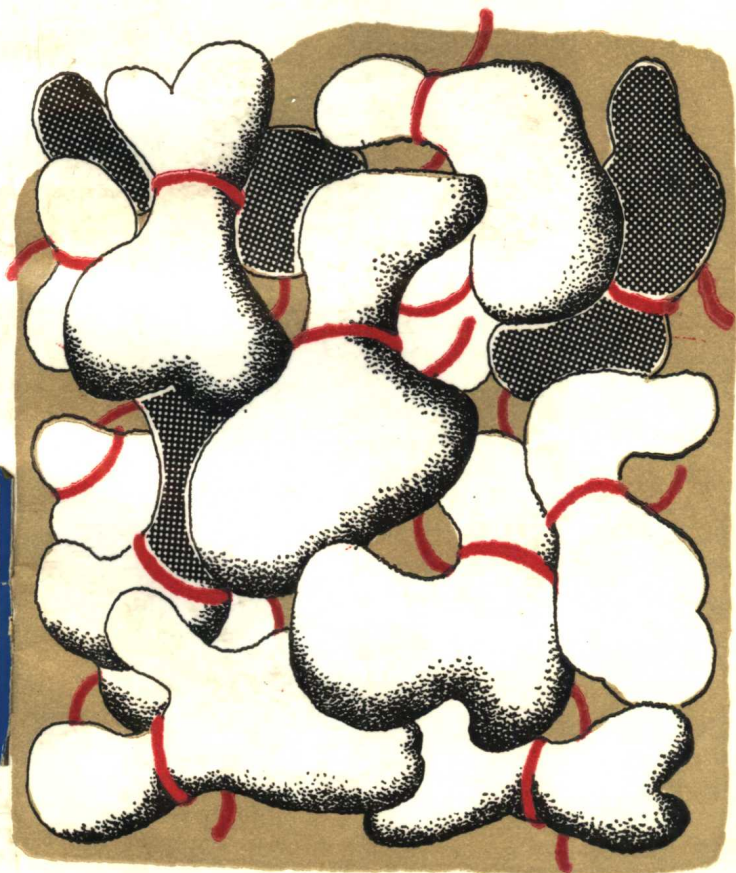


新知文库

文学与感觉

让-皮埃尔·理查

顾嘉琛译



文学与感觉

司汤达与福楼拜

新知文库 81

让-皮埃尔·理查

顾嘉琛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京)新登字007号

责任编辑：袁 春

封面设计：张 红

Jean-Pierre Richard

Stendhal et Flaubert

—Littérature et Sensation

Editions du Seuil 1970

新知文库

文学与感觉

WENXUE YU GANJUE

司汤达与福楼拜

〔法〕让-皮埃尔·理查

顾嘉琛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东光印刷厂印刷

787×960毫米32开本 10.875印张 159,000字

1992年6月第1版 1992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

定价 6.35 元

ISBN 7-108-00542-5/I·117

译者前言

优秀的文学批评应是文学的文学，意识的意识，它以文学为对象，但又站在更高的层次上。如若读一下让·皮埃尔·理查(Jean Pierre Richard 1922—)这本关于司汤达与福楼拜的批评论著，对此会有更深的体会。

“一切都始于感觉”，这是理查的根本出发点。由此展开的评论脱离了从时代背景、历史原因出发、对细节进行分析然后进行整体归纳的传统文学批评的道路，而是从作家与笔下人物的自身感觉、自我意识，即从作家及其人物本身迸发出的激情与外部世界发生的碰撞出发探索作家深邃的内心，追寻作品的内在价值。没有感觉这个首要前提，就不会有文学。在理查看来，文学勿宁说是作家感觉的流溢，是作家使其笔下人物对自身、对周围的时空、诸物、他人的关系进行体验。若借用萨特存在主义的术语，这个过程是一

种整体化的过程，对于这种过程的阐述，绝然不能运用分析的方法，只能依靠激情的流泻，依靠从整体出发回溯直至感觉的途径。

让·皮埃尔·理查是法国当代颇具影响的文学批评家，早年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并获文学教师学衔。他一直从事文学批评，并有著述多种。他最关注的是法国十九世纪文学，对马拉美、韩波、普鲁斯特、司汤达、福楼拜等都进行过较深入的研究。他深受著名作家、文学理论家布朗索的影响，而且还接受了法国存在主义代表人物马塞尔·萨特、梅洛·庞蒂、具有浓厚存在主义色彩的新黑格尔主义者让·华尔以及集文学家、哲学家、科学家、诗人于一身的巴什拉的许多重要思想。他的文学批评既不纯粹从观念出发，也不纯粹从物质出发，而是着重于人物对他的第一空间（肉体、物、气候等）的感觉，文学是由此闯了出来：作家在可感物的深处从各个方面寻求它的真实面貌。这就使我们想到三十年代在法国出现的《走向具体》（让·华尔）的倾向；想到主客体相互渗透，知觉成为模糊暧昧的主张（梅洛·庞蒂）；想到“意识是异于自我的他物的意识”（萨特）的论述；想到由胡塞尔的意向性引伸而至的

“意识是对某物的意识，也是来自某物的”思想（让·华尔）……理查的文学批评广泛汲取了诸家思想的精华，他的论述渗透着深刻的哲学思想，但又实在讲的是文学，讲的是那个文学描述的知识与温情交替的场所——世界，即那个远离一切理论的处在物的中心——精神的中心——的理论。

在这本书中，理查选择了两位他认为最典型的作家司汤达与福楼拜以说明他的感觉理论。他认为，这两位十九世纪文豪的作品与他们自身的激情最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他们笔下的人物在积极的活动中与自我完善的整体化吻合起来。他们的作品描述的都是人在激情之下对自身真实前景的发现，展现的是存在的真实奇遇。

理查从认识与激情的关系入手对司汤达进行评论。在冷峻的外貌下，司汤达的笔中蕴藏着爱的深情：没有激情，就不会有文学，就不会产生认识。无论是《红与黑》中的于连，还是《巴马修道院》中的法布里斯，他们都充满激情，他们从感觉出发逐渐获得自我意识，就是说在激情的引导下对自己、对外部世界有所认识，在激情的推动下去争取、追求最高的、炽热的幸福。司汤达是

一个深受自然科学精神熏陶的作家，他具有数学家清晰的逻辑精神，他渴求达到真实；而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位狂热的情人，永远满怀梦幻和激情。这就形成了司汤达作品的最根本的特征：冷峻与温情的共在与融合。也正是这种强烈的精神反差使得司汤达笔下的人物具有震慑人心的感染力。

理查对福楼拜的评论也沿着同样的思路。他历数福楼拜作品中人物内心不可遏止的强烈欲望的冲动。他特别提出了福楼拜作品中的形态创造的问题。他阐明了福楼拜精心安排的形态表现与主人公内心欲望、激情的密切关系。福楼拜（司汤达也同样）的每部作品都是一个整体，主人公表现出来的姿态，周围环境的形状，乃至高山的峻伟、水流的无形无一不是表现主人公如火燃烧的欲望与追求，表现着主人公对对象物的渴求及绝对吞食、占有它的激情，这实际上体现了福楼拜所追求的外形与本质、精神与物质、主体与对象的融合统一，而这种统一的前提仍然是感觉的激情。

无论从评论还是文学的角度说，理查的这本论著都是耐看的。它展现的观点新鲜而又耐人寻

味，拓展了读者的视野。加之它的行文流畅，而且涉及美术、音乐等多方面的知识，这就不但使读者对两位大文豪有更深入的认识，而且在阅读中获得一种艺术享受。因为，这部著作本身就是作者对文学的热爱、对文学的激情推动而产生的。在阅读这本书时，我们不是随时都可体味到作者对他的评论对象最深切的感觉吗？

1988年3月

序

文学批评，即文学的第二级，是以文学为对象。这是值得反思的。从一部作品的界限被越过的准确时刻起，应该与时日和对象物告别。人们熟悉的、被一束新的光线照亮的那些形式无疑正在出现，但是，人们应当小心，它们只是揭示它们习惯指出的那些不在场的存在。因为，必须指出，文学是一个完全想象的世界。这是行为的十分纯粹的结果，作家通过这种行为，在把他的对象物转变为观念的同时，使一切不再是观念的东西消失殆尽。于是，一种观念保留下来了。它存在着，是可理解的，可通行的。它面对一系列洞穴敞开，这些洞穴各自相异，它们既空无又满溢，一种对存在独一无二的肯定在这些洞穴中回响着。谁介入其中，谁就不仅仅是离开了对象物的世界，还离开了他自身。因为观念从它变成观念的时候起，就要求单独存在，不再能接受任何同

伴。那就只须顺从地与地点化为一体，寓居其中，并让观念居于其中。对批评家来说，除了这甚至不再属于他人的、孤独的而又普遍的意识之外不再存在任何别的了。最初的批评也许是唯一的批评，它就是对意识的批评。

比如在今天，丝毫不加掩饰的莫里斯·布朗索的文学批评便是这样。没有比这种批评更纯粹的批评，也没有比这种批评更具有文学性的了。它是文学的文学，是意识的意识，它在批评领域中的地位正如同马拉美在更高层次、即诗歌的领域中所实现的东西。

但人们还可能问批评是否只致力于反映意识。既然意识如同我们现在所认为的那样是对某物的意识，那它难道不可能在文学活动结束后重新找到身为思维对象的这个某物吗？马塞尔·雷蒙说：“我们已经看到，意识被孤立起来……当它任凭自己被一种快感侵占，乐于在外部光明中找到它的幸福并且迎接感觉的时候，那一切都改变了。”在意识深处的某些地方，在一切在其中变为思想的那个领域的那一边，在人们作为深入的起点的对立点上，过去有过，现在还有光线、对象物、甚至有去感知它们的眼睛。批评不满足于对

一种思想进行思考。它还应该通过这种思想从形象到形象追溯直至感觉。它应该达到一种行为，通过这种行为，精神与其躯体和其他人的躯体共处，与对象物结合起来以创造主体。

我认为，这正是J.P.理查的批评的极端重要之处。在他的批评中，意识不是空洞地显现出来的，而是被把握的，它致力于把被肉身化了的世界转变为精神材料。一种新的批评正在诞生，它同时更接近于遗传的根源又接近敏感的现实。此外，新批评是近二十年来批评界的力量长期努力的结果。首先，应该永远回到这一本独一无二的本世纪批评界最伟大的书上来。从波德莱尔到超现实主义中间，玛塞尔·雷蒙以惊人的耐心得以在他们作品之外发现他们与物的接触，发现对象物与主体物之间的种种界限的消失。还有稍稍逊色于这本书的阿尔拔·贝京论述浪漫灵魂和梦幻的伟大著作，它出自狂热沉思的同样领域，它揭示出本性就是精神追逐的梦幻的物质。但是，除了纯粹的批评著作以外，还有一些其他著作。全部最新哲学都处在接近于批评的领域中，一种先哲学的领域之中，在这个领域中显现出来的是哲学与文学在最初行为中的深刻的相似性，正是通

过这种最初的行为它们转向各自的对象物。这样，加布里尔·马塞尔在肉身化的名下描写了与其身体相联系的存在处境，即经验的中心。萨特把意识把握为异于自我的他物的意识。很久以来，在一部我们时代最聪敏的著作中，让·华尔就已经历数《自然现实主义》的种种表现，而在自然现实主义中，思想总是“针对某物的，也是来自某物的”。更加晚近的是梅洛·庞蒂的著作，这些著作揭示了融合在知觉的暧昧性之中的“世界上原始的复杂性”。最后，在为批评开辟领域的那些哲学中，没有比加斯东·巴什拉的哲学更丰富的了。通过他的四种因素的规律，他的哲学指明了“令人惊奇的深入理解的需要，这种需要超越了形式想象的诱惑，要思考物质、梦想物质、在物质中生活，或是——这是同一回事——使想象物质化。”

以上比较对于本书并不是累赘。我甚至要说，它呼唤着它们，因为它自然是来自我刚刚谈到的那些著作。这样准确地利用它以前的思想的书是少见的。实际应用如此符合原则也是少见的。这里，完全不是讲哲学，也不是讲孤立的意识。在书中本来可能存在的一切普遍而抽象的东西就如同它们从未被设想一样。只留下一种思想，这

种思想不仅仅十分适于深入到著作的实体中，而且还适于回溯到情感的经验中去，这些经验构成它的源泉，并且往往构成它的结构。在著作以内，有存在；在存在以内有世界。这是他人的世界，问题是要同这他人的世界进行交流。比如，世界，它时而太明显，时而太模糊，它是认识与温情交替的场所，司汤达只有通过半明半暗的揭示，通过把它置于他的视线的最深处才能把这两者联系起来。还有，在福楼拜的杰作中，一个世界向深度的展开，存在在物质中滑动，在那里，“感情在一种模糊的一致中流动。”从这本书出发，对于文学批评来说难于局囿于意识内部。内在性和外在性在它们进行交流的场所互相渗透。正如萨特在谈到弗朗西斯·蓬日时所说：“在此，唯物论和唯心论都不再是季节性的。我们远离各种理论，而是在物的中心。”物的中心，即精神的中心。

乔治·布兰

前 言

今天，人们相当普遍地认为，文学的功能已远远超过了它过去仅供消遣、颂德或点缀的作用。人们惯于认为文学表现的是个人存在深处的选择、困扰和难题。总之，文学创作就似乎成为一种体验，甚至成为一种自我的实践，一种领悟和创生的训练，在这个训练过程中，作家试图既自我把握又自我完善。

我们应从这个角度阅读汇集于此的论文。在这些论文中，读者会看到福楼拜和司汤达往往不自觉地寻找某些内在的答案。我们认为，他们每人都在各自的现实生活的各个领域（时间的、空间的、物的、与他人的关系或与自我的关系的体验）中，再次发现和肯定了某些确定的并使他们的特色增辉的内在结构以及生活态度的恒常性。

因为，在同一个人的各种体验中，不可能存在断裂：在看来是绝对不同的领域中，不论是爱

情还是回忆，感情生活还是思辨生活都显露出相同的格调。某种自然景色，天空的某种颜色的描绘，文句的跌宕都表明了某种精神选择和感情的渗透。富于活力的或物质的、想象的缥缈遐想深深地与最抽象的观念思辨汇合在一起。那些表现最隐秘的私生活，表现对时代或死亡进行思索的主题正是在事物中，在人物中间，在感觉、欲望或相遇之中得到证实。在此，文学批评就是把文学作品和生活所提供的各种不同素材联系起来，或更确切地说，是展开出来。在这种前景中，每篇文章，每种分析都力求回溯到整体的描写，从中获得自身的意义，又为这种描写带来特殊的明晰性，每篇文章与每种分析的意义仅仅存在于这种接受和反射光芒的活动中：这种意义只能是一种方向，某种正在消逝中的方向的标志，在它的尽头，读者将会有幸看到终于摆脱了自身所有的虚假的偶然性并且恢复了它特有的一致性的一种生活的高度统一。

反映这种统一性并不是文学的唯一的功能，也许也不是它的更为重要的功能：在此，文学作品并不能被看作是一种信息或残余物，被看作为一种内心思索的简单表现或是某种不可磨灭的陶

醉的遗迹。文体也属于内心体验的一部分；文体同结构相结合，但这是为了修改结构，影响结构。如果说，创作不是如韩波^①所说是为了改造生活，为了发现一个我们真正生活在其中的世界，那么写作是为什么呢？因此，人们在文体中看到了一种积极的和创造性的活动，在这活动中一些人物终于和他们的自我完善吻合起来。福楼拜与司汤达是两个与自我完善结合的典范。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的树立实际上只不过是自身真实前景的发现，对生活 and 人的发现。而文学是存在的一种奇遇。

① 韩波（1854—1891）：法国诗人。——译注

目 录

译者前言 1

序 乔治·布兰 6

前言 11

司汤达作品中的认识和温情 1

一 5

双重和唯一的司汤达——感觉的幸福——限定——流畅
——语言——数学——法律——政治——不可预见物
——细节——夸张——模糊——赤裸——景致——虚伪
的深度感情——吸收——紧张——碰撞——内在节奏和
外在节奏——喜剧——突然——漫画

二 42

有意的遗忘——想象——草图——偏狭的世界

三 51

敌对的目光——羞耻——虚伪——挑衅——耶稣会会士
——阴暗——忧郁——温情的梦幻——遗憾——欣慰的
音乐——反响——亲密——不确定——传染——非相互